

「商業化改進的昆曲是轉基因昆曲」

最近一段時間，籌辦民間昆曲劇團是87歲的顧篤璜老先生最掛心的事，劇團的名字雖然還沒起，但很多前期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搞這個劇團，就是要讓昆曲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演那些最正宗的傳統昆曲。我老了，沒多少時間了，這個事必須趕緊做起來，要不然的話，說不定以後就沒人知道正宗的昆曲是什麼樣子的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斌



顧篤璜老先生(左四)和他的弟子們為蘇州昆劇傳習所傾盡了心血。



著名昆曲導演顧篤璜今年已87歲高齡，仍熱心於保護傳統昆曲。

專訪昆曲藝術守護者

顧篤璜

有600多年歷史的昆曲誕生於蘇州地區，被譽為「百戲之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瑰寶，也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唯一一個全票通過的「人類口述和非物质遺產」。顧篤璜老先生是著名昆曲導演，家中幾代都與昆曲有不解之緣，他本人更是「搞了一輩子昆曲」，被譽為「江南最後一位名士」。搞民間昆曲劇團，現實的困境是沒錢沒人，在之前的幾次籌備會議上，這都是大家提得最多的問題。

「搞民間劇團給昆曲留根」

顧老的設想是，利用他在昆曲界的影響力和人脈，聚集200名有志於保護傳統昆曲的同道，每人每年捐一萬塊錢，捐款者可全免費聽戲。「最好是搞一個基金，有了錢，才能給唱戲的演員發工資，一個演員一年總得要個五六萬塊錢吧，一開始，有個5到18個演員就能開始演出了，18個演員可以演《牡丹亭》，要有30個人的話，演什麼戲都夠用了，比方講《長生殿》就要大劇團才能演」。

為民間昆曲劇團選定的演出場所，正是顧老費心經營了多年的蘇州昆劇傳習所，「有人演，有人看，這樣傳統昆曲才能好好地活下去」。為了克服開始時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顧老想了一個辦法，利用他的人脈找一些優秀的昆曲演員先去民間昆曲劇團串場，團裡面的演員還可以去其他地方演戲或演電影掙點補貼。「這事情肯定很難，但不管怎麼講，我得帶頭先把它做起來」，顧老認為，現在很多富裕起來的人正在回歸傳統文化的路上，「讓他們來支持原汁原味的昆曲傳承，是很有可能的。」

「原生態昆曲現在很危險」

「有人講我是個老頑固，是昆曲的保守派，但是你看現在那些所謂創新的昆曲，都是靠燈光、舞美效果這些東西來吸引人，這麼搞下去，昆曲還叫昆曲嗎。昆曲是表演藝術，要靠演員的真功夫，靠表演來吸引觀眾，那些花裡胡哨的東西，在我眼裡就不叫昆曲。」——作為導演或指導過《牡丹亭》、《長生殿》、《玉簪記》等著名昆曲劇目的昆曲老人，顧篤璜老先生看不慣現在的那些「新昆曲」，「說是改革創新，適應現代審美，可改到後來把昆曲最精華的東西都丟掉了，這算什麼？」

事實上，從1951年從事戲曲工作以來，捍衛正統原生態昆曲就是顧老一直堅持在做的事情。「原生態的昆曲現在很危險」，令顧老痛心的是，如今內地7個專業院團在職演員加在一起能保質演出的傳統昆曲折子戲不過200餘齣，近半個世紀丟了500齣傳統劇目。再加上昆曲藝術家大多年老體衰，資料、服裝、器材大量散失，專業藝校招生都招不滿……這些都是顧老憂心的地方。但觀眾們對原生態昆曲的喜愛，給了顧老很大的信心。

顧老現在還記得，2001年，蘇州昆劇院在香港等地演出原生態昆曲場場爆滿的盛況。那次巡演，蘇州昆劇院演出了《琵琶記》、《銀劍記》、《白兔記》、《永團圓》、《滿床笏》五部疊頭戲和一批折子戲。演出方式完全恢復傳統方式，不設佈景，僅用一桌二椅，恢復「出將、入相」；分場不分幕，不落幕；用小樂隊，傳統中國樂器伴奏；化裝和服飾也力求古樸。2011年6月，顧老導演的傳



蘇州昆劇傳習所內景。

統昆曲《牡丹亭》在北京演出，同樣也是場場爆滿。「這都是原汁原味的昆曲，觀眾們都很喜歡嘛，當然要傳下去」，顧老說。

「留住根才能留得住遺產」

「非物質遺產文化這個概念很多人並沒有清晰認識，非物質是種精神層面的，在沒有把昆曲原汁原味地保存、傳承下去就搞創新，如把西方歌劇加入到昆曲中，這有可能加速昆曲的滅亡。」顧老認為，昆曲藝術不能當成產業來發展，不然「原汁原味」的昆曲將越來越少。

「現在商業化改進的昆曲是轉基因昆曲，國有戲曲劇團也都在忙著做昆曲的轉基因工程」，為了保護原生態昆曲，顧老不僅在自己導演或指導的昆曲劇目中堅持原生態演出，甚至變賣家產籌集資金恢復了蘇州昆劇傳習所，並一直任所長至今。為了延續原生態昆曲，他費盡心思向自己的弟子傳藝，更四處張羅邀請「傳字輩」的昆曲表演老藝術家向傳習所的年輕演員授藝。

跟蘇州昆劇傳習所一樣，顧老同樣傾注心血的蘇州昆曲遺產搶救保護協會，也一直不遺餘力地保護原生態昆曲。顧老認為：「現在，『繼』字輩、『承』字輩昆曲藝術家都已年過七旬，他們身上承載著值得珍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劇本，不是曲譜，而是舞台表演的一招一式，這個不能靠燈光舞美，只能通過人來傳承，留住根才能留得住昆曲這老祖宗留下來的遺產。」

勞倫斯·許「中國訂製」啟航巴黎高級時裝周



勞倫斯·許(右)與法新國際集團董事長趙倩。

記者田一涵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田一涵 北京報道)他的人生與時裝相伴，龍袍、雲錦，成為他生命的關鍵詞；他的名字與時尚為伍，用剪刀、布料、色彩，襯托出佳人的俏麗多姿。他是勞倫斯·許，中國高端訂製的領軍人物。他曾說過，自己走上設計之路是命中注定的。旁人眼中，他的設計天分，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從在2010年的第63屆戛納電影節上范冰冰穿著的那件「東方祥雲」龍袍，到巴黎2013秋冬高級時裝周的發佈會上，李玉剛身上以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為設計原型的「昭君華服」，他的每一次設計，都驚艷世界。

在法新國際集團的推動下，勞倫斯·許的作品今年再度進入巴黎2015春夏高級時裝周。1月27日，他將在巴黎著名的威斯汀酒店，以30套融合敦煌藝術元素的高級訂製禮服，向世界展開中國千年敦煌壯美、悠長、深邃、華麗的歷史恢宏畫卷。

記者：能簡要談一下這次創作以敦煌藝術元素為主題的禮服的靈感來源嗎？

勞倫斯：敦煌是一個有著千年燦爛歷史文化、輝煌藝術發展的地方，曾經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站點，它像是一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明珠，向人們訴說著歷史的璀璨、輝煌、浪漫、金戈鐵馬、衰敗、遺忘、失落。我小的時候，父親經常給我講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故事，那個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敦煌，只知道是關於飛天的壁畫。但那個去敦煌的夢卻從此被悄悄藏在心底。

去年七月份，我帶著兩個助手不遠千里第一次來到敦煌，踏上尋夢之路，在一窟窟壁畫中收穫無數靈感。流連於石窟、壁畫之中，在那一瞬間，我彷彿又穿越到那個藝術大繁榮、大發展的大唐盛世。我去了每一個石窟，在每一幅壁畫前都會駐足凝望，被壁畫上超越千年的時尚、前衛元素所震撼和感動。回到北京的第一夜，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讓敦煌壁畫的精美華服用最璀璨的方式站在世界最高的藝術殿堂巴黎，我要用時尚和藝術去訴說和描述那段盛世，讓世人被敦煌所震撼、所感動。

記者：可否簡要介紹一些本次時裝秀的基本情況？您對這次時裝秀的期許是什麼？

勞倫斯：這次大秀的主題分為北魏和盛唐兩個部分，設計的靈感取自於敦煌莫高窟北魏和唐代時期的壁畫，通過不同歷史的壁畫主題，汲取設計的靈感和元素。大秀中，模特將身著敦煌元素禮服，從千年敦煌壁畫中走出，再現當年的盛世文明。那一刻的巴黎將沉醉於敦煌，沉醉於千年前的浪漫敦煌，沉醉於千年前的華麗禮服。

我希望這場敦煌元素的大秀能搭建一條通往巴黎、通向世界的時尚舞台，讓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敦煌成為中亞歐「新絲綢之路」建設、東西方文化和中法文化溝通的一顆耀眼明珠，進一步增加敦煌在世界的影响力，打造世界的敦煌、文化與藝術相交融的敦煌，讓古老的敦煌煥發出更加燦爛的生命力。

「席話席說」之探索才子們的真我(下) 「住好啲」創辦人楊志超與復古恤髮椅

HomeSquare 此前呈獻了一場別具一格的「席話席說 坐椅沙發聖誕展」，作為一位成功的男士，一個愉快舒適的家庭是重要的支柱之一。HomeSquare 藉著溫馨浪漫的聖誕節，請城中名人展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椅子。

我們今次為讀者帶來其中另一位才子的椅子選擇。「G.O.D 住好啲」的創辦人楊志超，雖然勇於以革新的方式帶領市場，但原來他十分喜歡懷舊的事物，更有興趣收集或購買有價值的舊椅子，所以他特為大家帶來一張懷舊的恤髮椅，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上海理髮店，以及其中那濃厚的香港味道。

你這次選擇了一張很復古的恤髮椅。為什麼它會吸引你？

楊：其實設計界和市面上已有大量的功能和款式以供選擇，而我比較喜歡懷舊的事物，相比之下，我更有興趣收集或購買有價值的舊椅子，我想這亦算是生活上的一種設計方式。或許我有一種反叛的心態，希望不會輕易被人猜測到內心的想法，故我沒有選擇正規的 designer chair，而選擇這張恤髮椅。由於這張椅子的特別之處是它並非本地設計和生產，卻有濃郁的香港味道，看到它便會聯想到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上海理髮店，並從外地流入了香港，被香港人接受且融入了香港文化，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之一，亦勾起了我的童年回憶。

作為傢具設計師，設計椅子時會首先考慮哪些元素？

楊：我認為設計椅子時必須考慮三個重要元素，包括美觀、經濟實用(善用物料)及舒適。我特別喜歡一些有壓痕和瑕疵的傢具，因為我同樣是不完美的人，擁有過去的傢具會讓人更能感受到當中的溫暖情感。可是，外觀與功能的平衡也要因椅子的處地而有所改變，就如一張用於展覽的椅子，首要顧及的未必是它的舒適度，而是椅子所表達的訊息或是吸引的外形。

在工作室和家中分別會喜歡怎樣的椅子？

楊：我認為家中的椅子最重要是舒適，因為家中是休息的地方，而且喜歡有家人以前使用過的痕跡的椅子，因為會有回憶及感情於其中。而且

家居佈置能反映個人品味、修養和態度，我的居室內沒有細緻的設計，沒有主題，甚至外形顏色都不能配襯，但每件物件也具獨特的情感或紀念價值，相比設計考究的家居環境，我更喜歡這種「和而不同」的窩心感覺，亦正代表我的人生和個人風格。而工作室則需要舒適與美觀並重，好的工作室傢具對員工創作靈感會有助益。

你認為不同款式的椅子，有什麼角色和地位？

楊：椅子在設計界中別具意義，關鍵在如何能用有限的空間來表現設計師自身的Statement，所以創作椅子也是設計界中的傳統和象徵。

可否介紹一下「住好啲」的理念？

楊：「住好啲」以打造屬於香港人的品牌為旗號，將舊有傳統注入新元素而使其得以傳承，是具本土文化特色及以香港為榮的品牌。店內所有產品都有一個共同主題和概念，就是以不同媒介來表達新派香港文化，故此說「住好啲」是一間家品店，我認為它更像一間新派香港文化研究所。

什麼樣的設計對你來說可以體現香港特色？

楊：我認為「唔三唔四」的設計可以體現香港特色。大部分人覺得「唔三唔四」是貶義，但我認為正因為香港擁有新與舊、中與西等等的多元融合，所以香港的特色正正是「唔三唔四」。

為何以本土文化為自家品牌產品的設計主題？

楊：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亦曾到外地居住，同時了解香港和外國文化，就像擁有兩個身份，能以不同角度觀看香港的人事變遷和發展，我亦從此取得創作靈感。加上我熱愛本地文化，希望以各種表達方式挽留香港逐漸失去的本土特色，為大家留下值得紀念的事物。

為何會在石硤尾開設「街頭文化館」，希望帶出什麼訊息？

楊：「街頭文化館」的地址前身是一棟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工廠大廈，後期政府決定翻新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我認為這種既新而舊

楊志超1965年在香港出生，在英國Sheffield大學修讀建築學系。自1991年起，他主要在香港從事住宅和零售店的室內設計工作。他其後與劉玉德在1996年創辦「住好啲」品牌，專門售賣中西合璧的傢具和生活用品。「住好啲」的大部分產品，由楊志超領導的設計團隊創作和設計。他的長遠目標是希望建立一個能展示香港文化根源的本地品牌。



「住好啲」創辦人楊志超。

的概念很切合「住好啲」的方向，便決定加入這計劃。然而，文化館希望以一種易於接受的方式來重新演繹香港文化，讓大家能感受當中的人情味與不能計算的深層價值。

「住好啲」的業務已揚名國際，足以證明你的成功。而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又具備怎樣的特質？

楊：說實話，成功需要的元素很土氣，如勇氣、努力、好奇心等，而現時我的人生清單中，仍有很多目標還未完成，故我不能承認自己是位成功人士，亦暫時不會停下工作。 採訪：Jasmine